

阿隆斯的修正主义

爱·弗·希尔

世界知識出版社

阿隆斯的修正主义

爱·弗·希尔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E. F. HILL
THE REVISIONISM OF L. AARONS

Printed by Typo Art Printing Co. Pty. Ltd.
for Donald E. Scott, 19 Kerr Street, Blackburn
根据布拉克本 1964 年当纳德·斯科特发行的版本译出

阿隆斯的修正主义

〔澳〕爱·弗·希尔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三）0.16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 字数 21,000

1965 年 6 月第一版 1965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98

澳大利亚修正主义者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了一本题为《重建塔斯曼海两岸共产党人的团结》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谈到了新西兰共产党的立场。新西兰共产党和澳大利亚修正主义者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这两个党的事情。

但是，由于在这篇虚伪傲慢的文件中广泛提到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所谓希尔集团），我们就有必要谈一谈这个文件。

阿隆斯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一再断言存在着一个希尔集团，这一点需要略加评论。硬说有一个希尔集团，是试图使辩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并不在乎这些先生们管我们叫什么。他们把帕·马隆和克·莱·奥谢这样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人物说成只是傻瓜，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其他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藐视，对全体工人的藐视。他们一直争辩说工人太落后，无法了解国际问题、南斯拉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我们说那是莫大的侮辱，但是我们没有反过来说，追随阿隆斯先生及其同僚的那些人是傻瓜。我们对人们有足够的尊重，不愿相信他们是傻瓜。

不，这只是阿隆斯先生和他的修正主义的同僚們所特有的脱离人民的另一个表现，这种脱离人民的特点是以这样的方式和这样的事实表现出来的，例如，他們在悉尼市区一座价值近十万鎊的（如果把空气調節設備等費用計算在內，則在十万鎊以上）龐大建筑物中占有裝飾精美并有空气調節設備的办公室。而就是这些先生們說什麼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是受了中国共产党欺騙的傻瓜。我們再次重申，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問題在于它是否正确，是否已經过时。

我們坚持說，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的，它並沒有过时。中国共产党是杰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我們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分享着那种光荣，我們也不用为这个事实抱歉——說实在的，我們为这个事实感到驕傲。如果我們因为和中国共产党一起維護馬克思列宁主义而被称作傻瓜，那也沒有什么不好——人們自己会判断的——他們会自己拿定主意的，而且会正确地拿定主意，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必定胜利。

《重建塔斯曼海两岸共产党人的团結》这本小册子設想，新西兰共产党應該抛弃馬克思列宁主义，而像阿隆斯先生及其在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中間的同僚們那样接受修正主义。

不管他們怎样辯护，事实仍然是像新西兰党的领导人所說的那样（我們完全同意他們的話），夏基、狄克逊和阿隆斯（就阿隆斯來說，只是提提名字而已，因为他一直是隐藏他的真实观点的）已經抛弃他們以前和新西兰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一些党所共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

他們在这一点上撒謊，并用修正主义者的慣技——欺騙、謊言和歪曲事实——来攻击新西兰共产党和我們。

對他們來說，团結就意味着同社会民主党团結，他們希望新西兰党降低到他們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的水平。

他們指責新西兰党干預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內部事務，因為1963年12月間新西兰党的領導人決定同我在新西兰討論一些政治問題。這是什麼話？

我願意說清楚，我不仅在1963年6月以後沒有再領到澳大利亞共产党的黨證，而且被開除出黨了。

被阿隆斯、狄克遜和夏基這些已經接受修正主義並對工人使用徹頭徹尾欺騙手段的人開除是極其可喜的，足以表明一個人的政治立場。他們把開除我這件事大肆渲染，真是謝天謝地。我對此感到非常驕傲，我希望他們繼續吹噓這件事。

而且，這激勵我公開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能夠同再也忍受不了阿隆斯之流的陰謀、欺騙、謊言和修正主義的工人階級最優秀的領導人和一般黨員站在一起，我確實感到高興。

至於他們一再說支持我們的立場的人不超過他們黨員的百分之四，那是他們的看法，他們有權持有這種看法。我們不太關心百分比，也不太關心他們說自己有多少黨員。

問題無疑在於一個人是否採取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如果只有百分之一或者甚至只有一個人而那百分之一或者那一個人卻有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那也足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兩個人——他們是正確的，而他們的對手卻是錯誤的。在這樣的事情上談百分比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而且，這樣談百分比等於是說，名義上以夏基為首的澳大利亞共产党有權壟斷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黨正是用壟斷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的話來攻擊新西兰黨的）。事實上，誰也壟斷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使用這種字眼來說話，只能表明名義上以夏基為首的澳大利亞共产党領導人的極端無知和極端主觀的觀點。

事實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由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一些客觀規律組成的，人們要么就是承認或贊成這些規律，要么就是不承

认或不赞成。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名义上以夏基为首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不承认也不赞成那些規律——它背弃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时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名义本身来支持背弃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为。另一方面，在我們看来，新西兰共产党确实是承认和赞成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这类事情上怎么能談百分比呢？这純粹是一个事实問題：你赞成馬克思列宁主义呢，还是不赞成？

已經开除了我們，阿隆斯之流、狄克逊之流和夏基之流就没有什么理由因为我們曾同新西兰党討論过一些問題而抱怨新西兰共产党干預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了。真是荒謬之至。我不是他們党的党员，他們也不断吹噓說开除了我。那么又怎能說，我所做的事情会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有关系，或者說新西兰共产党由于同我会見而干預了他們的内部事务呢？

这是可笑的！

新西兰党和我有权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去做我們所喜欢做的事情。新西兰党并没有干預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而澳大利亚共产党却想通过指示新西兰党应该会见哪个人，不应该会见哪个人，来干預它的内部事务。

至于我和我們的党，我們完全拥护新西兰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我們的确以能同該党杰出的领导人持有相同的观点而感到自豪。他們的作为工人阶级维护者的立場，同背叛工人阶级的修正主义者阿隆斯、狄克逊和夏基的立場形成鮮明的对照。我完全同意維·乔·威尔科克斯在广州发表的演說，这篇演說之所以使这些修正主义者感到十分狼狽，正是因为它表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

对我來說，我不适当地贊賞夏基的《这个工党是什么样的？》这本小册子是犯了一个錯誤，因为那本小册子里确实包含所謂工党

的两个階級的性質這種荒謬和錯誤的說法。

我們從來沒有否認，澳大利亞工黨在選舉中得到工人階級的有力支持，也從來沒有否認在揭露澳大利亞工黨雖然得到工人階級的支持但仍然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鬥爭中，必須耐心而有步驟地處理這個問題。

澳大利亞共產黨的小冊子中所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不過是抄襲了阿隆斯的小冊子《處在十字路口的勞工運動》中的觀點。下面我們就這一點詳細地談一談。

我們主張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社會主義革命，主張結束資本的統治而代之以工人階級的統治。

阿隆斯先生主張保持資本主義。我們要求你們讀一讀他的小冊子，它的篇幅太長，我們無法把它作為這篇評論的附件加以發表，儘管我們願意這麼做。因此在下面，我們廣泛地加以摘引並加以評論。

阿隆斯先生的小冊子《處在十字路口的勞工運動》是說明澳大利亞現代修正主義者觀點的最富於暴露性的文件之一。這本小冊子的實質是保衛澳大利亞工黨，接受它的政策並請求把阿隆斯先生擔任副主席的澳大利亞共產黨併入澳大利亞工黨。

所有感興趣的人都應該讀一讀阿隆斯先生的小冊子，因為它顯然是同以赫魯曉夫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者的整個路線相符合的。

要貫徹他們的“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路線，就一定要同老的社会民主党（即工黨和社会黨）妥協，因為老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議會中擁有地盤和傳統，新的社会民主党人（現代修正主義者）想利用這些地盤和傳統來促成和平（通過議會）過渡到社會主義。

使工人階級迁就資本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要使工人階級去迁就資本主义，就是要进行微小的改良以代替根本性变革，列宁曾大力加以抨击。列宁曾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整个理論进行分析，并把它批駁得体无完肤。列宁的一生大体上就是对社会民主党人及其理論进行斗争的一生。

他自己的观点多半是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斗争中加以闡明的。列宁一貫指出，馬克思列宁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或修正主义——你爱怎么称呼都可以，因为这些名詞差不多都是同义語——是完全不可調和的。

在分析阿隆斯先生的小册子时，有必要看一看列宁对澳大利亚工党是怎么說的，列宁的說法同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面分析是相符合的；再看一看阿隆斯先生是如何“修正”列宁的观点的。如果阿隆斯先生认为列宁的話是錯的，已經过时，那就让他这么說吧，可是他又自称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必須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規律来檢驗他和他写的东西。1913年，列宁談到澳大利亚工党时說道：“澳大利亚工党甚至在表面上也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实际上这是自由資產階級的政党，而所謂澳大利亚自由派，这就是保守党人。”^①

列宁的話在下面这一点上有一点过时，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澳大利亚工党在布尔什維克革命的影响下，为了把工人引入迷途，采取了有名无实的社会主义目标。即使是这一点，也已經不断地被打了折扣，因而列宁的論点的实质依然是絕對正确的。

对澳大利亚工党及其历史的分析，只要不是表面的分析，都表

① 列宁：《在澳大利亚》，《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7頁。

——譯者

明这个論点对的。

列宁又說：“工党不得不关心它的发展和巩固，关心中央政府的建立。……很明显，随着澳大利亚这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終发展和巩固，工人的状况会发生变化，自由主义的‘工党’也会改变，把位子让給社会主义工人政党。”^①

事实上，澳大利亚工党已經发展了澳大利亚的中央政府，并把澳大利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采用了表明按正式法律步骤摆脱同英帝国主义以前的法律关系的威斯敏斯特法案。

在做到这一点以后，澳大利亚工党过去和現在都繼續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并在促使澳大利亚屈从美帝国主义方面发挥了它的作用。澳大利亚共产党在1920年成立，以适应列宁所說的改变了的工人状况，并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科学的社会主义——服务。

但是澳大利亚共产党沒有完成这项任务，而且現在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阿隆斯先生的小册子十分出色地证明了后面这一点。这本小册子出自阿隆斯先生的手笔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和他的集团是名义上以劳·路·夏基为首的澳大利亚共产党的真正思想家。

讓我們来看一下阿隆斯先生的小册子的前言吧。“这本小册子的主题”，阿隆斯先生說道，“作为共产党政策的主题，是工人阶级的团結問題。这意味着共产党和工党的党员和支持者以及无党派工人采取一致行动，爭取实现共同持有的目标。尽管有种种障碍，这种团結一直在发展，特别是在工会运动中。”这是完完全全的、道道地地的列宁在很早以前（六十多年以前）所譴責的工联主

① 列宁：《在澳大利亚》，《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8頁。

义政治。

这是阿隆斯先生和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征。他們的口号是团结，团结，更多的团结。他們濫用团结这个庄严的名詞。他們假喊团结，欺騙人民。阿隆斯先生的观点是：团结是为了“爭取实现共同持有的目标”——这里是修正主义者阿隆斯先生的又一特征：罗嗦、含糊、欺騙。

共同持有什么目标呢？

如果阿隆斯先生想的是要同工党領袖們一起維護資本主义，他为什么不那么說呢？他不那么說是因为，說了就会使这个概念失去欺騙性。但事实上澳大利亚工党领导人确实是主张維護和保持資本主义的。

澳大利亚工党领导人曾帮助把資本主义建立起来（从历史上來說）。在澳大利亚联邦以及在所有各州都建立过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在他們的統治下，正如在那些把自己称为保守党的人的統治下一样，澳大利亚資本主义如果不是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至少也是得到了发展。

澳大利亚工党曾数度在紧要关头为資本主义效劳：在1914年帝国主义战争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阶段中；在“三十年代”的大蕭条及其对工人的无情鎮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反劳工法的制訂中；以及在使用军队和监狱来破坏煤矿工人的罢工中——那时甚至夏基先生（阿隆斯先生的同僚）也被投入监狱。

阿隆斯先生所說的共同持有的目标，就是所有这些揭露澳大利亚工党本性的事情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子里，各国共产党提出了工人階級团结一致的概念，提出同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分子所发动的战争——这是一种界限明确的有原則的

團結。

今天，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主張在爭取澳大利亞獨立、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在維護澳大利亞人民的勞動條件和民主自由方面採取一致行動。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主張大力進行那些鬥爭，為社會主義革命匯集力量。這些鬥爭是以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為中心的，關於這一點無須支吾其詞，轉彎抹角。

但是，我們的修正主義者阿隆斯先生對這一點却不置一詞，因為他已經全盤接受了澳大利亞工黨領導人的立場，而這個立場是資本主義的立場，它修正了列寧的《怎麼辦》這篇文章。

列寧說，工聯主義的政治從未超越過資本主義的範圍。工聯主義的政治永遠不能使工人擺脫資本主義。只有歷史上來自工人階級之外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才能做到這一點。可是，阿隆斯先生既然把他們自己局限在工聯主義政治的範圍之內，這也就暴露了他自己和他的修正主義的同僚們的真相。

他們的手腳都被資本主義束縛住了。他們的地位從歷史發展來看之所以日趨低落，正是因為他們已經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人在三十年代里在工會中出人頭地，正是工人厭惡那些在經濟蕭條時期和反抗法西斯侵略時期那麼明顯地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老社會民主黨人的一種表現。

在那些日子裡，工人們已經更好地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解決工人問題的一種辦法。因此共產黨人在工會中取得了勝利。但今天又如何呢？

在“團結”這個一再被重複的口號下，大部分共產黨（修正主義）的工會領導人同正統的或較老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會領導人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了。修正主義者說：必須團結——我們不能得

罪蒙克先生或其他一些改良主义的工会工作者。团结一致——息事宁人——平安无事——于是逐渐地，坚持原则的斗争被取消了。共产党(改良主义)的工会工作者适应了资本主义。

今天，在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里，甚至在工联主义政治(姑且不谈革命的政治)的范围内也采取了某些极端反工人阶级的行动。在这个全国执行委员会里有三个共产党人(修正主义者)，但他们对这些反工人阶级的行动没有说一句话。理由是什么？团结。

因此你瞧，团结可以高于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团结为了什么，团结起来反对谁？如果这是一种正确的团结，一种正确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那么，团结当然是个庄严的名词和号召一致行动的口号。如果这是为了促使和欺骗工人阶级去屈从资本主义的反工人阶级的需要而提出的，那么这就是最卑鄙的背叛，特别是如果它是象阿隆斯先生那样假借共产主义的名义提出来的话。

阿隆斯先生和被列宁严厉谴责的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一样，也是工人阶级的叛徒。

阿隆斯先生说，他广泛地摘引了澳大利亚工党领导人加威尔的《劳工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一书。他这样做有着一个很好的原因，那就是他，阿隆斯先生，象我们将会证实的那样，本质上是同意加威尔的主张的。事情就是那样，尽管他也提出一些批评并表示有所保留。例如，他说：“加威尔先生的著作有一些好的方面，它反对右派迫使澳大利亚工党抛弃社会化的目标，他嘲笑那些说澳大利亚工党应该保持它和工会运动的密切联系停止‘关门主义’活动的人。”如果这不是用明显的暗示来声明澳大利亚工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再度维护工联主义的政治，那又是什么呢？

我们和列宁站在一起，重复说一遍，工联主义的政治促使工人

階級去迁就資本主义。

当然，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紧密联系工会，以便把工会和工会会员从工联主义的政治提高到革命的政治。但我們的阿隆斯先生或加威尔先生却不是这样。

阿隆斯先生又說，“加威尔先生指出孟席斯政府主张支持‘自由企业’的說法是伪善的，事实上，孟席斯政府通过政府干預和它的財政政策，帮助垄断企业变得更有錢，更有势力。”可是，阿隆斯先生，根据你的評价，加威尔先生是反垄断的嗎？他反对“自由企业”嗎？他身为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成員的时候，作过任何反对澳大利亚資本主义的事情嗎？

象你那样提出問題，是最卑鄙最无耻的欺騙，而象我們那样提出問題，便是回答了問題。为什么你不坦白地說实质上你和加威尔先生抱有相同的观点呢？为什么要轉弯抹角呢？現在来看看这些妙論：“加威尔先生在工党中既不是极右派，也不是左派。他是一个公开的洋洋自得的改良主义者。他大声疾呼地和令人信服地（請注意：从我們的油滑的阿隆斯先生的角度來說是“令人信服地”）概述了澳大利亚改良主义的原理和政策。这种理論和政策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因此，我們对它提出了批評，我們希望这种批評是建設性的（阿隆斯先生无疑会使它变成更好的更有效的改良主义），以便明确一些根本的問題。

“我們希望这本小册子将会有助于正在进行的重要討論，并对能够保证澳大利亚有一个自由、独立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唯一力量——劳工运动中的更好的諒解和团結作出貢獻。”

我們却要告訴你，用列宁的說法，那是純粹的、道地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卑鄙的背叛。

讓我們稍微回顾一下。

阿隆斯先生說，加威尔先生代表澳大利亚工党的中間派。

加威尔先生代表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即改良主义的典型立場，那就是維護資本主义，哄騙工人接受資本主义。

今天，他利用工人階級对澳大利亚工党的傳統的支持，企图欺騙澳大利亚工人階級去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加威尔先生完全支持美帝国主义的計劃，而且对此不加隱諱。他的副手惠特拉姆也抱有同样的看法。这两个人都极为巧妙地支持美帝国主义。这就是他們的立場的实质。所以，阿隆斯先生把他說成是工党中間派，实际上就是說：“加威尔先生，請往左靠一点吧，那样我們就不会对你提出任何批評了。現在我們作了一次溫和的批評，因为你是属于中間派的，但我們能使你認識到，左是比較好的……”

澳大利亚工党的加威尔右派

简单的事实是，加威尔先生确确实实是澳大利亚工党的右派；不把他說成右派，那是阿隆斯先生的背叛和欺騙行为的重要部分，是帮助加威尔先生卑鄙地出卖和欺騙工人階級。

列宁毫不含糊地、激烈地和无保留地說，改良主义的特点就是欺騙和出卖工人階級，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如此。阿隆斯先生或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提出相反的論断。澳大利亚改良主义的最高领导人加威尔、惠特拉姆、蒙克、苏特等人是改良主义的精华，把他們說成是别的什么东西，是再一次对澳大利亚工人犯下罪行。

澳大利亚工党是有一个中間派和一个左派的，但加威尔先生不属于二派中的任何一派。听一听他的言論，看一看他的行动吧。中間派和左派的存在是极端重要的，因为这表明澳大利亚工党的普通黨員正在脱离以加威尔先生为首的右派领导人，这个发展进程必須大力加以鼓励。

今天，澳大利亞的統治階級堅決要求澳大利亞工黨領導人採取更右的政策，即使是名義上的也好。而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將肯定地意味着使工人對澳大利亞工黨領導人的幻想進一步消失。

而正象我們已經順便評論過的那樣，阿隆斯先生却希望對改良主義提出“建設性的”批評。你能想象偉大的列寧設想過這樣一種驚人的歪曲嗎？

阿隆斯先生想要改進改良主義，使之更完善。喂，喂，加威爾先生，你必須成為一個更完善、更有效的改良主義者。阿隆斯先生喊道：革新改良主義！但是列寧已經指明了任務，那就是無情地撕掉改良主義的假面具——耐心進行工作，進行解釋，再進行工作，再進行解釋，說明改良主義是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勢力。

從來不可能有革新改良主義和改進改良主義的問題。阿隆斯先生的小冊子主要是向改良主義者建議，如何使他們的背叛行為更有成效。它一次也沒有在改良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間劃過明確的分界綫。使阿隆斯先生的共產黨同澳大利亞工黨調和，這是我們從阿隆斯先生的小冊子中所摘引的他自己寫的前言中最後一節的實質內容，這本小冊子的目的在於“對能夠保證澳大利亞有一個自由、獨立和民主前途的唯一力量——勞工運動中的更好的諒解和團結作出貢獻”（仍舊沒有具體說明團結是為了什麼）。阿隆斯先生沒有告訴我們，他所說的勞工運動是什麼，但顯然他把以加威爾先生和他的同僚澳大利亞工黨領導人以及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的一幫人為代表的統治階級也包括在內了。

含糊地和錯誤地使用這些名詞，是工人階級的騙子——修正主義者的特點。

把民主工黨說成是勞工運動中的右派，然後又說在勞工運動

中凡是不象他們那么右的人，就是中間派或左派，這是阿隆斯先生的欺騙手段的一部分。可是民主工黨根本不屬於勞工運動的範圍，它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主義。把他們列為勞工運動的一部分，也是卑鄙的欺騙，是在加威爾之流這些老社會民主黨人的問題上進一步欺騙的一個組成部分（主要部分）。

在評論阿隆斯先生的小冊子的前言時，我們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他在整本小冊子中提出的論點的實質，但我們還要引用這本小冊子本身的一些部分來說明我們的論點。

在選舉制度的範圍內

很突出的一點是，阿隆斯先生在他的小冊子的第一部分中，是在議會選舉制度範圍內探討他所謂的勞工運動的整個問題的。他之所以那樣做，是因為他和他的政策局囿於議會，他不能看得更遠。在第 16 頁上，阿隆斯先生說：“西澳大利亞的總罷工和罷工後十天內舉行的選舉投票肯定地證明：矛頭針對壟斷資本主義及其保守黨政府的工人階級統一行動，使工人階級在選舉中贏得了支持。”（着重處是阿隆斯先生標出的）這句話包含着什麼意思呢？

西澳大利亞曾經有過一次反對仲裁法的大罷工，工黨在那里的選票增加了。阿隆斯先生說，這一點表明工人階級在選舉中贏得了支持——換句話說，澳大利亞工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這是对列寧學說的歪曲。

那次罷工是很重要的，但它根本不是反對壟斷資本主義，硬說成那樣是荒謬的。那次罷工反對的是一項仲裁法。它是工聯主義政治的又一個例子，在這裡，修正主義的共產黨人在對待這次罷工以及在隨後分析這次罷工方面，完全沒能利用這一重要經驗使工人進一步了解資本主義和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阿隆斯先生的